

唐诗中的酒文化

■ 叶小文

第十一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于天高气爽之时举办。酒博会历经十多年，已经成为具有贵州风格、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名展会。

会知名，酒更知名。“世界白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贵州。”贵州作为中国酱酒大本营，白酒无疑是贵州省一张靓丽的名片，白酒产业成为贵州产业结构里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茅台酒，走遍全世界，都在夸茅台。

酒知名，文化更销魂。名曰“酒博会”，会之堪“博”，在酒好客多，也在文化厚重。贵州的好酒，连着文化、浸润文化。比如，全世界都闻名茅台酒，也都知道红军经此长征的历史传奇。茅台酒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机缘，进一步提升了茅台酒谷酱香型酒的文化内涵品质，革命与美酒，英雄与美酒，伟人与美酒，在贵州频频汇集。现在，贵州县县通高速，立交大桥如彩虹，美景与美酒，美人与美酒，美好与美酒，又在这里相遇相融。贵州，历史传奇，名震八方。贵州，地灵人杰，世代飘香。贵州，醉美多彩，心旷神怡。贵州，快速发展，后来居上。

贵州是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和主产区。贵州省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酿酒历史、精湛的酿酒技艺、多彩的酒文化习俗，构成了贵州厚重的酒文化底蕴，是贵州酱酒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之魂、文化之根，是贵州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在中国的一部文明史上，酒之为酒，不仅是酒，更是文化：酒中更香、更醇的，是其中蕴含、沉淀、积聚、展现着的，底蕴丰厚的“酒文化”。饮用品酒，最有味道的其实是酒文化。酒不醉人人自醉，皆因酒中有文化。

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乃其个人之选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先生其中咏酒言情句，列出一类，展示于网上的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中，令人且吟其醉。我且略略抄来几句，为酒博会助兴。

一：离情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李白《月下独酌》）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

酒后留君待明月，还将明月送君回。
（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二：友情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无辞一杯酒，昔日与君深。
（许浑《送客归湘楚》）

三：纵情

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白居易《歌舞》）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酒酣耳热忘头白。
（杜甫《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四：诗情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杜甫《不见》）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春日忆李白》）

五：忘却更忧

眼前一樽又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
（张谓《湖中对酒作》）

举杯消愁愁更愁。

（李白《宣州谢朓楼别校书叔云》）

之六：乡愁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客中作》）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白居易《琵琶行》）

山水弹琴尽，风花酌酒频。
（卢照邻《春晚山庄率题》）

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
（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

之七：独乐

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
（杜甫《落日》）

将曛陌树频惊鸟，半醉归途数问人。
（张谓《九日》）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杜甫《城西陂泛舟》）

花间酒气春风暖，竹里棋声夜雨寒。
（许浑《村舍》）

之八：众乐

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醒。
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孟浩然《晚春》）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孟浩然《过故人庄》）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之九：伤情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杜甫《乐游园歌》）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杜甫《九日》）

醉里欲寻骑马路，萧条几处有垂杨。
（张南史《陆胜宅秋暮雨中探韵同作》）

之十：劝酒

琉璃钟，琥珀液，小槽酒滴真珠红。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李贺《将进酒》）

之十一：闲情

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李白《襄阳歌》）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王翰《凉州词》）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以上饮酒言情之句，竟可分列出十类来。原来千杯少，酒中深情多啊。当然，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参加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八方嘉宾，乘兴而来，微醺而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贵州美酒如泉涌，情义深深多传奇。请来贵州饮美酒，与君同销万古愁。请来贵州歌与诗，不度江河万古流。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孙朝军 中国书协理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西冷印社社员。 许维志 中国书协理事、篆书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协副主席、西冷印社理事。

堆草垛

■ 王荣仁

秋末冬初，谷粒归仓。结籽的草渐渐枯黄，能够抚慰耕牛的，就剩稻草了。

秋日的田野一派繁忙。那边刚立起“打斗”清理谷子，这边已忙着扎起了草把。两手牵起几根稻草作绳，俯身往胡乱码放的草堆里凑去，抬手，套起一把，绳缠一圈，交叉、由下往上穿，一手抓牢，另一只手再用力一扯，这样，一个活结就扎起了一把稻草。再顺手像扇开扇面一样把草把牵开、立起，不一会儿工夫，在一片密密麻麻的谷茬上，一把把黄绿相间的稻草，就像是一个个甩着裙袂起舞的小姑娘般美丽动人。人们在不同方向一边搭着话，一边还不忘眼神对视，但手上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犹豫。

村庄人家堆起小草垛来，也是信手拈来。抱起几把稻草，随手从一把草中拉出两束，左右牵开，套住其他草把，拧紧、扎捆。如此再捆一把稍小一些的重叠其上，最后拎起单独的一把盖在顶上。这种小草垛，阳光晒得透，雨水落得干，容易干燥，像是被精心装饰的稻草人。之后人们就可以一心打理秋后的其他农事。

秋雨来，秋耕至。犁田，点油菜、撒麦子。秋雨缠绵的日子，小草垛装饰了寂寥的塬地。烟云淹没了远山，空旷的田野间，一堆堆小草垛沿着田埂蜿蜒，隐隐约约，如披蓑戴笠的老翁。细雨无声，人也无语，像面山禅坐，像临渊垂钓。新翻的泥土中，似乎弥漫着种子萌芽的声音。

田里秋耕罢，村里草垛起。不管路途多远，田野旁的所有小草垛都必须回到村庄。有的用人挑，有的用马驮，有的甚至是马驮在前，人挑在后。如果是几个人同时相遇，山路崎岖，担子相接，稻草晃晃悠悠，远望如舞龙般壮观。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在悄悄酝酿：以后哪一家的大草垛旁最适合过家家、捉迷藏、玩石子……

各家各户的大草垛，一般都是堆在房前屋后，方便取拿。我们把大草垛叫“羊草堆”。小时候，方圆几里内喂羊的人家并不多，本来是喂羊的草，为什么却叫羊草？不得而知，只是大家都习惯把堆草垛称为“堆羊草”。大草垛是耕牛的“粮仓”，堆叠很讲究，一点儿也马虎不得。先在地面把一把把稻草围成大圆圈，所有的草把尖一律向内，由外到里整齐码放，层层堆叠，越堆越高。当堆起一人多高时就要准备封顶，这时，第一圈稻草不能和下面的平齐，要伸长一些，像屋檐檐角，便可防水。往上逐渐收缩，直到呈金字塔形。如果堆得松松垮垮，雨容易渗入，发霉，就只能当垫牛圈的草。当草垛歪歪扭扭不高时，不熟悉的人离开了地面的参照，找不到方向，草垛歪歪扭扭不说，风大时容易倒塌。所以有些人人家干脆就在树下堆草垛，以树为轴，随意堆叠，收顶时再用草编一根绳绑牢，草为树裹衣，树从草中生，又是一种景致。

父亲性急，堆的草垛虽然不至于歪歪斜斜，但表面却凹凸不平，像想剃光头却没剃净的头，很惹眼。他很怕伯。他是姑父的二弟，虽然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却是村中的巧匠。磨菜刀、修剪刀、光影照人，锋利无比；扎纸马、做纸轿，形态各异，惟妙惟肖；做木工、凿石磨，棱角分明，严丝合缝；堆起大草垛来，更是高耸、匀称，如金色的毡包。村里的大草垛似乎都被他包下了，没有报酬，顶多是晚上邀在一起吃一顿饭。但平时，村里人也总是主动为他家耕田犁地，从来让他的庄稼地没过农时。

每每到堆大草垛的时节，表伯总会主动来帮忙。父亲呢，也没说过多邀让感谢的话，心有灵犀一般，扛着犁赶着牛犁田去了，留了自己的犁或锄的农具。母亲和姐姐们从远处把小草垛一堆堆拆开，捆绑，一挑一挑地往回挑，堆在屋旁那小块铺满碎石的空地上。表伯坐在草堆旁，抽完一袋烟就开始拎起草把“画圈”。哥哥在圈外递，表伯在圈内牵牛，到高处，哥哥往上甩，表伯伏在草堆上接，配合默契。等父亲赶着牛归来时，两堆金灿灿的大草垛已拔地而起，相依相偎。从梯子上下来，表伯顾不上吸烟，拿着两把绑紧的稻草，一边绕着草堆转一边拍打，那些略微突出的稻草全都缩到了里面，整个草垛就是用竹篾编织的圆形的墙，格外平整。夜回，一条板凳，两碗酒，父亲和表伯吞吐的青烟萦绕着朦胧的煤油灯，不谈草垛，不谈耕地，偶尔聊聊收成，更多的是儿女的成长……

冬阳斜照，田野里，撒下的种子已绽出嫩芽。一堆堆大草垛也耸立在了村中的房前屋后，如童话里的小木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风起处，一阵阵草香扑鼻而来，一种难以言说的温馨在我们心头荡漾。

休息的间隙，表伯总不忘告诉身边的人：“扯草喂牛时不要只扯一边，要绕着圈顺着扯，这样草堆就不会倒……”但有时太忙，大人们也会让孩子去草垛扯草喂牛，如果绕着圈扯，每扯一把都很费力。已经扯过的地方就比较松散，轻轻松松就能扯出草把。孩子可没那么讲究，哪里容易扯哪里，一次就能扯出一个大洞，时间稍长，草垛往一边倾斜，风轻轻一吹，倒了。往往此时，表伯总是不请自来，主人一边遛草把一边念叨孩子的不是，表伯却打着呵呵：“孩子嘛，哪有那么大的力气……”主人又客气地说了一堆“让你受累”的话，“倒了又堆就是了，随手的草，何必客气……”表伯的话轻描淡写，没有一丝责怪。

和磨剪刀、扎纸马、凿石磨一样，每每堆完大草垛，表伯总是端详了又端详，他那时轻时重地拍打，仿佛在修饰着一件即将完工的艺术品。尤其是他斜着腿立在梯子上凝视草垛的神情，那种专注，仿佛看的不是草垛，而是整个村落。他瘦削的脸上，总会不经意间漾起笑意，让我想起村庄忙碌地劳作与守望的温情。

山茶花开

■ 游德远

每年山茶花开，都会让我想到一个人，一首诗，一幕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场景……那是2007年清明时节，当时在六盘水市政法委工作的何冀，从马关烈士陵园扫墓回到昆明，给我和几位战友介绍了他短暂而又传奇的军旅生涯。

战争的硝烟，血与火、生与死的体验，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始终忘不了那场战争，忘不了那些倒在身边、为国捐躯的战友。这么多年来，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在哪一级岗位，也无论工作有多忙，只要能挤出时间，他都会到马关烈士陵园看望祭拜

一：离情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牺牲的战友，数十年坚持不断。

就在昆明那天，何冀激情朗诵了他之前在烈士墓前写的诗作《山茶花盛开的时候》。情到深处，泪流满面，感人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我喜欢何冀的这首诗，诗作于2004年9月24日发表在《贵州日报》“娄山关”版。我从部队退休后，参与《滇西劲旅》的编拍，收集了边关祭拜英烈的上百首诗文。何冀这首诗，是我读到的最感同身受的诗篇，是一首用灵与肉、血和泪写成的诗篇，是一曲献给烈士英灵的壮丽挽歌。

作为一名参战老兵，每一次阅读这首诗篇，都会勾起无限回忆。每一句诗

文，每一段描述，都会引发心灵的共鸣，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还记得芭蕉树下，你背负着沉重的枪弹，用‘再见吧妈妈’，诠释战争的离别。”真实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境。战后听家里的人说，我参战的那些天，母亲吃不香、睡不好，四处为我们祈求平安。

“你冲上去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用并不高大的身躯，把战友护在身后。”是对战友形象而生动的描写。

部队打下木桑高地后，我和战友蒋家荣有过一次短暂相遇。他见我身上的防毒面具没了，便把自己的那一副解下来递给我。我推辞不要，他以命令的语

油团粑

放入碾中或打米机中去壳，用簸箕把谷壳筛掉，雪白的米粒发出耀眼的银光。

接着，就精心挑选出糯性强、口感细腻的米粒淘得白白净净，在清水中浸泡半日之久，捞出来滤干二十来分钟，放入石碾窝里舂成细面，“咚咚”的春碾声传递着音符。

米面舂成后，用最细的箩筛，筛出最细的面，舀在簸箕里或铝锅中，用温水均匀搅拌，把洗净的双手插进米粉中，反复揉、捏、挤、压。

吸入了水的糯米面有了粘性，在力的作用下，相互拥抱成团。揉好的面团，揪上一块或扯下一坨，放入手心里来回滚动抹平轮廓，把一块块或一坨坨的面团揉成圆形的，像鹌鹑蛋大小似乒乓样的丸子，为了防止它们粘连，便把

它们放在装有些许菜油的锅里或簸箕中来回滚上一圈，一个个雪球丸子瞬间变成了一个黄灿灿的“金圆子”。

随后，把一口铁锅架在灶上，给锅加热，等锅热干，往里面加入少许菜油，有如一个中等碗口的面积，待油温达到七八十度，就把一个个“金圆子”放入锅中。这个时候的火候把握非常重要，温度太高，会把把把炸糊，有焦味，有硬度，改变了糯米的黏性，影响口感。温度太低，炒不熟，生味重，香味不浓，糯性不够。

大约二十来分钟的样子，一个个“金圆子”便会由硬变软，用长筷轻轻一压，金圆子像叹气一般身子瘪了下去，这个样子的油团粑才算炒熟。

把炒熟的油团粑舀出来，放入锅中

天楼行记

■ 骆礼俊

喜欢山，喜欢大山。

一转眼，离开天楼山16年了。虽然，许多时候，我都在深情地凝望着她，但也只是凝望、遐思、感慨而已。1993年，我18岁，正是精力从肌肉里冒出来的年纪。我在烟雨中了天楼完小教书。住的是老旧的小木房子，能防潮。操场泥泞不堪，牛马粪到处都是。天楼完小被四周的大山围着，雾气缭绕。有电灯却无电，晚上点煤油灯或者蜡烛，几个年轻人和一位民办老教师同守孤寂。

周末，我们回正安，先是往天楼方向攀登，接着再沿着天楼山白花花的崖壁横行。因为年轻，我们差不多以急行军速度下行。渴了，就在一个名叫“一碗

水”的地方喝一口水，泉水甘甜，能给人增加力气。星期天，我们一行又重返天楼，往上，再往上，有时累得坐在石头上不再想起来，但锻炼多次，也就不觉得累了，到学校后还可以打两场球。也曾爬上过天楼山顶。晴天里，我们遥望县城方向“一览众山小”。电视塔高高耸立，小心翼翼地爬上去，风呼啸，不敢往下看。人在空中，仿佛缥缈。

我与朋友，仅两人而已，在九曲弃车步行。当年小店那位我曾经心动的姑娘，如今人去楼空，嫁作人妇。水田里，几只鸭子和鹅无精打采地站着，仿佛是被冷得失去了知觉。越往上，绿色植物就越少，大片大片的枯黄植被从这一个

山头绵延到另一个山头，铺向远方。积雪初融，路面蓬松粘鞋。在一些隐蔽处，还可以见到被冷冻后发硬的雪，它们固执地坚守着。见不到人，牛马也没有几头。苍鹰在头顶盘旋，时而逆风在空中顿住，抖着双翅，时而又俯冲向山头。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这样的句子：只有苍鹰，才能面对苍苍，面对荒原，逆风舞蹈。

这时的我们，饥饿难耐，疲乏不堪。前方的电视塔是我们的希望，走到那里，就有吃有喝了。鼓着劲，我们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可是那电视塔依旧在前方，仿佛它会移动似的。它向我们招手，然后又趁我们在茅草里憩息的时候退走了。

终于攀上了山顶，风更大了。电线杆和电视塔上积着厚厚的冰块，风穿过电视塔，发出机器般嗡嗡的轰鸣，如潮水